



5

制图：王涛
版式策划：纪安静
责任编辑：高莉
执行主编：张敬东

2026年
7月17日
星期五

内蒙古日报

文物说



【自白】

铁砣小篆镇边尘

□本报记者 高莉

大家好！人们都称我秦权，细细算来，今年已经2252岁。权，俗称秤砣，作用相当于现在的砝码。秦权就是秦朝廷批准的标准砝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器，计量名称和单位各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统一度量衡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出生后便身负诏书，从咸阳宫奔向北方的一座边城。

我的身体是一整块生铁，被工匠范铸出来，敦实厚重。他们说，我是朝廷的标准砝码，是国家度量衡体系中不可动摇的“定盘星”。我像一个沉默的信使，带着40个字的诏书，从中原来到草原。

工匠奉命铸造我的那天，炉火映红了他的脸庞，滚烫的政令和着奔流的铁水，一次成型，浑然一体。我身上的每一个小篆铭文，都是朝廷的法度。我的落脚处在当时叫右北平郡，是一座边城重镇。我的到来终结了过去列国度量衡器各异的乱象，规范了市场上交易、官府里征税的标准。人们用我校准杆秤，用我衡量粮粟，用我维系边塞与中原之间衡器的公平。

听当地人说，在我到来之前，不同的度量制度让这里充满了隔阂与纷争。我来了后，身上的小篆是“书同文”的证明，身上的重量是“量同衡”的宣告，人们以我为标准，校准称量，因为一视同仁的公平，大家都心服口服。

我们那时衡制以战国时期秦国的衡制为标准：1石=4钧=120斤，1斤=16两，1两=4铢=24铢。秦权的重量有120斤、30斤、20斤、16斤、8斤、5斤、1斤，进位系列适应石、钧、斤制。

王朝更迭，驰道上的车辙被风沙掩埋，我也陷入了泥土。风沙磨蚀了我的外表，铁锈爬上了我的身躯，我一直鼓励着身上的小篆诏书，让它顽强地支撑起筋骨，因为那是我们身份的证明。

所有坚持终会被时光温柔善待，两千多年后的一天，一双粗糙的大手拂去了我身上的泥土，将我捧出地面，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可我听见了人们的惊呼：“这是秦权！是带诏文的秦权！”我从实用的衡器变成承载文明的文物，终于完成了使命。

如今，我安坐在赤峰博物馆的展柜里，身上的小篆诏文依旧可辨。我们带着两千多年前咸阳的繁华、边塞的风沙，向聚在现代灯光下的人们讲述秦时的政令，告诉他们统一度量衡的重大意义。

秦权出土于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三眼井村



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秦权立制映九州

□本报记者 高莉 通讯员 刘雨奇

右北平郡故地集中出土多件衡器，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法令跨越千山万水，从咸阳宫一路推行到遥远的北方边陲。

秦权上的小篆阳文铭文共12行，每行2—4字，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颁布的统一度量衡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廿六年
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
黔首大安
立號為皇帝
乃詔丞相狀、綰
法度量則不壹
歉疑者
皆明壹之



作为秦
朝官方标准
衡器，秦权相
当于现在的
砝码。

秦权

重31.43公斤，通高17.1厘米，底部直径23.8厘米，腹围74.2厘米，顶部有与器身一体铸成的拱桥形提钮，高4.8厘米。

（本版图片由赤峰博物院提供）



公元前221年，战国数百年的割据纷争落下帷幕，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但是，昔日列国分立留下的文字相异、货币不同、度量不一等诸多弊端，成为治理国家的障碍。为此，秦始皇推行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影响千古的改革。陈列于赤峰博物院赤峰博物馆“古韵青铜”展厅的秦权，便是这段改革留在北方边塞的实物印记。这件跨越两千余年的衡器，向世人讲述着秦朝政令通达、法度归一的历史过往。

秦权1976年出土于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三眼井村，旧称三眼井公社。乍看秦权，像一块灰黑色铁疙瘩，整体呈扁圆形，平底实心。赤峰博物馆社教部刘雨奇介绍：“秦权重31.43公斤，通高17.1厘米，底部直径23.8厘米，腹围74.2厘米，顶部有与器身一体铸成的拱桥形提钮，高4.8厘米。作为秦朝官方标准衡器，它相当于现在的砝码。”

细看秦权，历经两千多年岁月的侵蚀，外表虽布满锈迹，但上面的小篆阳文铭文仍然可辨。铭文共12行，每行2—4字，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颁布的统一度量衡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短短40字，记述了秦始皇兼并诸侯、平定天下，定帝号、安百姓，下达政令，命丞相陶铸、王绾整顿天下混乱的度量衡之事。

铭文与秦权为一次性浇铸成型，器文合一、浑然天成，彰显出秦朝冶铸工艺的精湛与政令推行的严谨。

铭文是规整的小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各自为政，文字演变出诸多异体形态，地域隔阂让文字成为交流阻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丞相李斯主持文字整理工作，废除六国异形文字，以秦国原有文字为基础，创制笔画

匀称、结构严谨、线条规整的小篆，并将其定为全国通用标准字体。文字的统一，让政令无障碍传达。

赤峰博物馆副馆长梁辰说：“今天赤峰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在战国至秦汉时期隶属右北平郡，最初由燕国设置，秦朝沿袭建制，郡治设于今宁城县境内，下辖十余县，是秦朝镇守北部边疆的核心边郡。出土秦权的三眼井村，本身就是一处重要的秦汉古城遗址，出土过铁铲、铁锄、铁犁、铁刀等大量农耕器具，为我们描绘出当时农牧业兴盛、百姓安居的生活图景。”

三眼井村位于两道古长城之间，南距燕长城25公里，北距秦长城仅15公里。燕长城始建于战国燕昭王时期，是燕国为抵御北方东胡部族修筑的边防屏障，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将原燕国、赵国、秦国的北方长城连接扩建，筑起绵延万里的北方长城防线，今赤峰一带是秦长城东段的核心区域，也是整个北方边疆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夹在两道古长城之间的三眼井古城，当时是兼具军事防御、行政管理与商贸民生功能的边城重镇。秦权在此出土，印证了这座北方边城完整执行中央政令、管理地方经济的行政职能。

在右北平郡故地范围内发现秦朝度量衡文物并非孤例，1963年，考古人员在蜘蛛山遗址战国至汉初文化层中，发掘出4件秦朝陶量，器壁也镌刻着40字统一度量衡诏书；1974年，敖汉旗老虎山遗址出土一件秦权，重30.75公斤，器身原本镶嵌铜质诏版。

多件衡器在右北平郡故地集中出土，足以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法令跨越千山万水，从咸阳宫一路推行到遥远的北方边陲。

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统计，存世有铭文或可考证的秦权只有数十件，分布于陕西、山东、山西、河北、江苏、辽宁、甘肃、

内蒙古、吉林等地，这些秦权多数带有诏文，是研究中国度量衡史、冶金史以及秦朝行政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从铸造工艺看，秦权多为生铁铸造，采用一权一范的方式制作，说明每件权的铸造都需要单独制范，工艺流程相当繁琐。秦始皇不惜人力物力，为全国各郡县铸造统一标准的计量器具，可见他对度量衡标准化的高度重视。

不仅如此，朝廷还出台专门律法《效律》，对度量衡器具的使用、校验、误差标准作出严苛规定，将权量划分为120斤、30斤、20斤、16斤、8斤、5斤、1斤等多个等级，覆盖官府征税、市场交易、日常使用等各类场景。律法明确要求，所有度量衡器具在投入使用前，必须经过官府严格校正，且每年至少统一校验一次。文中的秦权重31.43公斤，超出秦朝一石120秦斤（现60斤）标准，但学者认为这是衡器标准在执行层面存在的容差空间，不影响制度的约束力。

在秦始皇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中，统一度量衡与书同文、车同轨、币同形、行同伦、地同域相辅相成。

量同衡，统一度量标准，规范经济秩序；书同文，统一文字，打通文化与政令通道；车同轨，统一车辆轮距，修建全国驰道，打通水陆交通脉络；币同形，废除各国形制各异的货币，通行圆形方孔半两钱，让全国商贸流通畅行无阻；行同伦，规范社会道德与行为准则，凝聚社会风气；地同域，实现国家疆域完整统一，结束诸侯割据。这套制度体系终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分裂造成的社会乱象，融合四方族群，凝聚为一个整体。

一物见千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件秦权，不仅是一件古代计量器具，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一种文明的载体。

【观点】

古道铭文传法度

□梁辰

秦权以衡器为表，以交通网络为里，它的传播路线为考察秦朝制度如何从政治中心向边疆扩散提供了具体路径。

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的秦直道，南起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铁王镇梁武帝村，北至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全长约700公里，它沿于午岭山脊修建，贯穿陕西、甘肃、内蒙古，途经陕西的旬邑、黄陵、富县，甘肃的正宁，内蒙古的乌审旗等地，是秦朝重要的军事交通干线，也是当时关中平原到北部边塞最快捷的通道，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

秦直道修成后，沿长城内侧的北边道成为连接九原郡、右北平郡、辽西诸郡的“大动脉”，秦始皇的诏令沿着这条路线，从关中平原抵达长城脚下的边城。铁权的出土地——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三眼井村，就在这条“动脉”的辐射区。

秦直道在汉朝被修补、沿用，到了唐朝，成为沟通关中与河套地区的驿路干道，后来，北边道沿线发展成为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中原的丝绸、茶叶由此进入草原，草原的马匹、毛皮沿此路南运。

虽然直道的功能有了转变，但其作为文化交流通道的属性却一以贯之。从制度到商品，从政令到风俗，这条连接中原与草原的通道在两千年的持续使用中，沉淀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基础。

位于西拉木伦河以南的赤峰，战国至秦汉时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匈奴、鲜卑等多支族群先后活动于此。秦朝的郡县制、度量衡标准和律令体系进入这一地区后，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碰撞、融合。重30多公斤、铭文40字的铁权，衡量的不仅是有形物品的重量，也折射出秦朝统一制度的推行规模与具体路径。从咸阳到右北平郡，从秦朝到后世，制度与文化的传递始终没有中断。

今天，秦权陈列于博物馆，它既是国家制度远传边疆的物证，也是一条深入理解古代中国边疆治理与文化交流的线索。

（作者系赤峰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史话】

经略朔方起嬴秦

战国乱世，诸侯割据，政令体系各自独立，度量衡制度更是千差万别，成为阻碍社会发展与区域交流的壁垒。《礼记·王制》中规制：“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可见先秦时期，统一的度量标准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在春秋战国分裂格局下，齐、赵、秦等诸侯国的重量、长度、容量标准互不统一，仅“一斤”的重量，各国标准便大相径庭。混乱的度量衡，不仅严重阻碍跨区域商品流通、制约经贸发展，更让各国赋税征收难以统一规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战乱后，以成熟完善的秦国度量衡制度为基准，在全国推行度量衡统一改革。为彰显法令权威、保障政令落地，朝廷制作大量标准度量衡器具分发全国各地，秦权便是其中的核心实物载体，器身镌刻的诏书铭文是这一治国政令的直接物证。

秦权铭文共40字，是秦朝统一大业完成当年颁布的官方诏令，核心要义是规整、统一天下混乱的度量衡标准。《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统一度量衡仅有简略文字记载，而出土的秦权上的铭文，与史料文字相互印证，让秦朝统一规制、治理天下的政令有了确凿的考古实证，还原了当时政令的传达与执行过程。

制度的统一延伸至边疆，秦朝在北方设立九原、云中、辽东等九郡，将郡县制全面推行至长城沿线。朝廷政令自咸阳出发，经秦直道直达九原，再沿长城内侧的北边道向东传递，让统一的制度标准覆盖北方边疆。

秦朝开创的边疆治理与制度统一理念，跨越千年、影响深远。秦亡之后，历代王朝皆承袭其治理内核，汉朝在北方设郡屯田、戍守边疆；唐朝设立都护府管辖边疆地区；元朝设行省、通驿站，畅通边疆治理体系；清朝以盟旗制度管辖北部边疆。历朝治理边疆的举措虽各有创新，但以统一制度管辖边疆的核心框架，皆溯源秦朝。

（刘雨奇 供稿）